

三江月

竹篱瓦舍

 责编李菁 审读刘云祥  
 2024年3月9日 星期六  
 美编曹优静

## 冬日行山

□崔海波

冬闲时节，没有特别紧急重要的农事等着人去做，这就有大把的时间晒太阳、做美食、找乐子。村庄周围都是山，村民们叫得出每一座山的名字，还多多少少能讲一些相关的故事。这个冬天，我爬了一个又一个山头，领略美景，收集故事。

**A** 我最熟悉的山是村后的大雷岗，这里的一条古道是驴友们游走四明山的热门线路。山道两边树木参天，林深幽幽，间或有巨大的岩石巍然矗立，村民们根据其形状取了很多形象的名字，比如“重榭岩”，那块岩石的形状很像衣榭。大雷岗的最高峰叫“镬底头”，群峰环绕一个山谷，就像一口镬，虽然不是很著名的风景，但也很有看头。

那天上山的途中，遇到几位村民挑着冬笋下山，问我们上山怎么不带锄头。据他们说，今年冬笋大年，只要到竹林里转一圈，外行人也能掏到几株。眼下冬笋的市场价十元一斤，他们肩头这一担能卖好几百元呢。可是对我来说，别说掏冬笋，空手行走已经很累了。

终于到了“镬沿”，这里有成片的芦苇，冬天苇草枯黄乏力，顶上一团一团的花絮，倒是蛮好看的。要是在夏季，苇秆碧绿青翠，摇曳生姿，又是另一幅旖旎迷人的景致。

与大雷岗隔河相对的陡起岩爬起来更费劲。山路崎岖，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路，需要有人拿一把砍刀在前面披荆斩棘，才能开辟出一条路来。有些路段虽然有石阶，但很陡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没走两步，就双脚打颤儿。快到山顶时，视野豁然开朗，这里有一座寺院，名叫定光寺，是我见过的最小的寺院。从一块碑文上了解到，定光寺旧名定光院，始建于唐朝咸丰元年。这座寺院深藏山间，听我父亲说，抗日战争时期，新四军游击队曾经在这里住过，后来被日本人烧掉了。之后的几十年，定光寺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。大概十多年前，村民们在附近挖水池时，挖出了雕刻精美的石条、石板等寺院残骸，于是就在原址上重建了定光寺。

樟溪桥边的一座小山，远远看去如同一艘船倒覆在溪流上，山名就叫“覆船山”。以前，覆船山下有一深潭，名叫“小娘潭”，后来由于建造电站和水渠，深潭消失了。但是小娘潭作为地名一直沿用至今，相关故事还在民间口耳相传，大意是旧时人们重男轻女，生下女婴后扔到这个潭里。我不相信这是真的。据父亲说，小娘潭不大，但水很深，周边长满细长的芦苇。他小时候，每次从潭边走过，总是毛骨悚然怕兮兮，唯恐哪个冤魂突然从潭里冒出来把他抓了去。

**B** 一日午后，有村民来约我：“摘金樱子去不去？”

我问：“哪里有？”

她说，去往茶园的山坡上就有，她春季上山时已经看好了几株。金樱子是藤本植物，全株连同果子都有刺，我们带上厚实的手套，父亲还背了一把锄头和柴刀，大家各拿一只布袋上山去。

山道上杂草都已经干枯倒伏，冬日里，不必担心有蛇出没，可以大胆往前走。

很快，我们就找到了一株，刺藤上挂满小小的果子，果子上密密的都是刺，很难摘。我小心地捏住一个，它的刺还是透过厚实的手套刺到手指心，不过不是很疼。金樱子果子跟樱桃差不多，成熟后的颜色是黄色的，故名。我发现熟过头的金樱子是红色的，父亲说，黄色的果子摘回去晒几天也会变红。

很多野果子有俗名。人们总是拿生活中熟悉的事物给植物取名，樟村人叫金樱子为“夜桶果”。夜桶就是马桶，村里人的说法是这种果子的形状很像马桶。这想象力也真够奇葩的，我狠是不以为然，哪里像啦？父亲的说法是金樱子是一味中药，可以治疗尿频，吃了它，半夜里就不用一次次起来上马桶了。既然能够治病救人，就应该给它取个“金桶”“银桶”的好名字。我百度了一下，金樱子的功效有很多，冠以一个不雅的俗名，实在是亏待它了。

成熟的金樱子很好吃。记得我们小时候，摘来金樱子，扔到石板地上，一脚踩上去，用鞋子来回摩擦几下，刺就脱落了，洗洗干净就吃，酸酸甜甜的，味道不比野草莓差。只是因为它带刺儿，小孩儿觉得不好玩了，不像对待野草莓那样热情。现在人们摘金樱子主要是用来泡酒。

我摘了大概三斤多金樱子，装了满满一布袋。

**C** 那天两个村民从我家的菜地边走过，说是去爬毛吞岭，问我去不去。

去就去呗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我扔下蔬菜就跟他们去了。毛吞岭下有条岔路，同行的村民说，沿着这条路走就可以到达仙人山水库。我知道村后的山吞里有好几座山塘水库，但之前只去过最大的白滩吞水库，其他都没去过。

于是爬毛吞岭的主题改为寻访水库。沿着羊肠小道一路走去，只见路边的溪坑几乎断流，好久没下雨了，溪床上全是白花花的石头和沙子，偶有一些横七竖八的枯树枝，大概是汛期从上游冲下来的。

仙人山水库位于半山腰，不大，看上去更像个池塘，我们站在土坝上，讨论着丰水期这里有没有鱼或者螭螺，应该有的吧。缺水的水库显得很苍凉，边上有一大片虎刺，结满红艳艳的果子，倒是蛮好看的。

原路返回途中，看到几个村民从陈家吞水库方向过来，手提肩扛着捕鱼的工具，其中一人挑着的塑料桶里还真有几条塘鱼，个头挺大的，毛估估有三四斤重吧。我问他们：“陈家吞水库离这里多远？”

“不远，但是路很难走。”

难走也要去走走。路很窄，且被柴草淹没，有些陡坡需要双手着地爬行。我们小心翼翼地前行，前方传来一阵狗吠，抬头望去，半山腰上有几间简陋的棚屋，同行的村民说，那是个小型养殖场，养着鸡、羊、狗，狗的伙食跟鸡和羊一样，青菜萝卜为主，没有荤腥。主人除了来喂食以外，基本上不在养殖场，安保工作全靠这几只尽心尽职的素食狗。

陈家吞水库比仙人山水库稍大一点，已经露出大片库底，只有一小片水域，刚刚被网过鱼，水很浑黄。我们捡一根树枝插到水里，探不到底，看来还是蛮深的，想想也是，要是水不深的话，那么大的鱼怎么生存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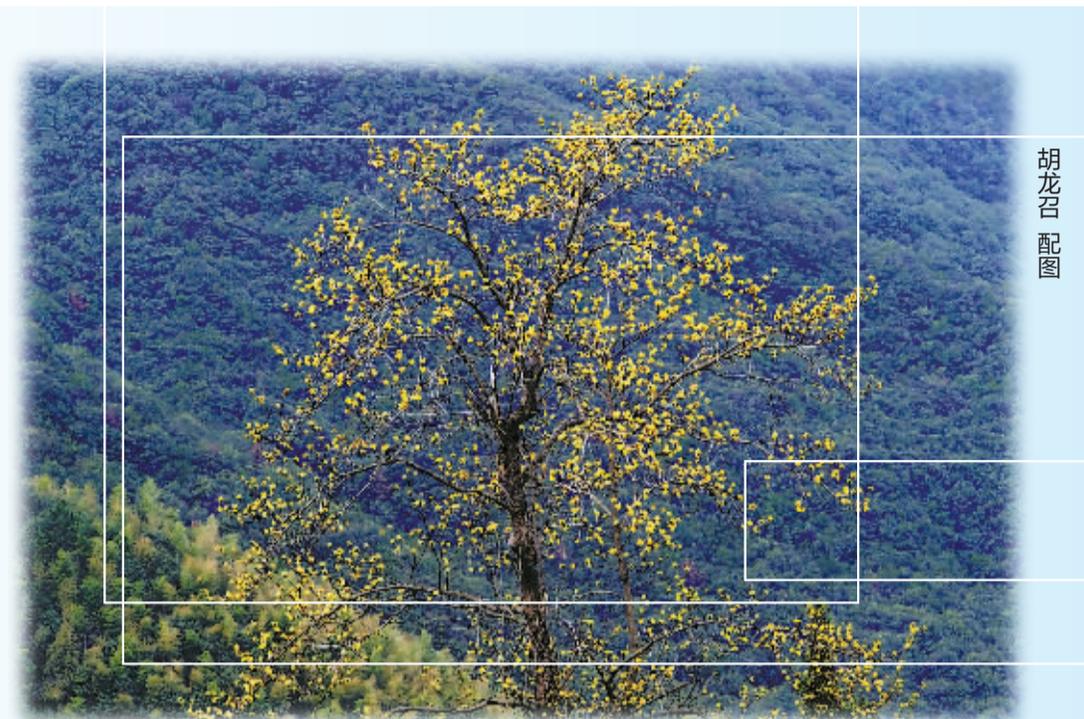
昨天和父母一起晒太阳，有村民经过我家门口，喜气洋洋地说：“我媳妇生了，女宝宝，六斤八两，顺产。”

母亲连连道贺，说：“哪天出院？回村里来坐月子嘛？”

那村民说：“去城里的月子中心，半年前就定好了的，一个月五万元。”

望着那村民匆匆离去的背影，母亲感慨地说：“时代不一样了。”接着她说起一件陈年往事：村里有个女人挺着个大肚子上山捡柴禾，捡了一半，孩子生出来了，她自己接生，脱下外衣包裹孩子，然后用扁担一头挑着柴禾，一头挑着孩子，下山来。”

还有这样的故事啊！可不是，生活每天都是新的，只要留心，山上还有很多美景和故事有待发现和挖掘。



胡龙召 配图